

粵語句末助詞“添”虛實相交的行、知、言三域

陳穎琪

香港中文大學

提要

運用沈家煊的三域理論，認為粵語助詞的“添”有行域、知域和兼有行域和知域的三種用法。本文將探討“添”的語法特點，並且從句法學的角度，解釋了“添”不能進入非根句小句的原因。

關鍵詞

句末助詞，行知言三域，句法學，粵語，方言語法

1. 引言

過去學者之研究，一般認為作為粵語句末助詞的“添”有兩個，一是表達增加義，二是表達強調、誇張的語氣，認為兩個“添”界限分明。利用沈家煊的三域理論（2003）和鄧思穎（2015）對助詞的分類作為理論分析框架，本文認為過往對“添”的劃分方法有值得商榷之處。“添”可分為兩個，但是這兩個“添”互有聯繫，詞義相通，用作語氣詞的情態助詞“添”是表達“增加、擴充”義的事件助詞“添”的跨域投射用法。而且，本文認為有第三個添：添3的用法涉及行域和知域，兼有事件助詞和情態助詞的特點。“添”只能用於句末充當情態動詞，三域理論解釋了為何作為事件助詞的“添”不能進入非根句小句的原因。

2. “添”的行、知、言三域用法

2.1. 有關“添”的文献回顧

過去有不少學者對“添”進行討論，根據語義和語法性質的不同，“添”大致分為兩個：一是表示數量增加、範圍擴充的“添”。這時“添”被認為是後置狀語或後置副詞（詹伯慧 1958，高華年 1980，曾子凡 1989），或助詞（張洪年 1972，2007，李新魁、黃家教、施其生、麥耘、陳定方 1995），或句末助詞（Lee and Pan 2010），或事件助詞（鄧思穎 2015），表示數量的擴充，即“再、多”（詹伯慧 1958），數量增加（Lee and Pan 2010），特別指出是賓語數量的增加（黎美鳳

2003)。二是表示強調、誇張語氣的“添”，被分析為語氣詞（詹伯慧 1958），情態助詞（鄧思穎 2015），表示驚訝（梁仲森 2005），與預設有異、事情發生變化（黎美鳳 2003），隱含了對事件的主觀評價（鄧思穎 2015）。

劉丹青（2008）認為，“添”的兩種用法是相互關係，“添”的副詞用法（行域）是投射到語氣詞或助詞（知域）的產物。本文認為，“添”除了行域和知域的用法，還有一種兼有行域和知域的第三種用法。為什麼“添”只能出現在句末，不能進入非根句小句？本文將運用三域理論，從“添”的跨域相交用法去探討此問題。

2.2. “添”的行域用法

三域理論（沈家煊 2003，肖治野、沈家煊 2009）可用於分析虛詞的演變和發展。三域指行、知、言三域，是人類言語行為的三種概念域。行域以直接表達的方式完成言語行為。知域指人的主觀認定。言域指說話人的言語本身或用言語完成某種行為。從行域到知域再到言域，是語義從實到虛，通過隱喻的跨域投射，代表了說話人主觀化的過程。

當“添”用於行域時，表示數量的增加，範圍的擴大，和程度的加深。有時會有遞進的意味，大致相當於普通話的“再、又”。例如：

- (1) 食多碗飯添！（吃多一碗飯！）
- (2) 等一陣添，我就來喇。（再等一會兒，我就來了。）

上述兩個例子均表示對前述事件、行為的重複和數量增加，作為前面話語的補充。行域的“添”的句子隱含著前設的存在，而這個前設和後面的分句是類同的命題。例（1）要多吃一碗飯，即之前已經吃了一碗飯。例（2）的“添”表示等待的動作已經發生了，現在等待的時間需要延長。

“添”跟在形容詞位於之後，代表程度的加強，隱含比較的意味。

- (3) 高啲添！（再高些！）
- (4) *高添！

即表示原來的事物不夠高，要更進一步。但是例（4）的說法不合語感。這句話證明了行域“添”的句子有前設的存在。

- (5) 佢唔止識唱歌，仲識跳舞添！

例(5)的“添”有遞進的意思，主語的才藝不限於唱歌，還有跳舞，表示範圍的擴展，在原來的基礎上更進一步。

2.3. “添”的知域用法

知域的“添”表達說話人的態度和情感，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語氣，隱含了蒙事者對事件的主觀評價。這時的“添”已不帶增加義，所起的作用是表達語氣。各家對於“添”所表達的語氣，雖有相似之處，有強調、誇張、驚訝等，但是分歧也較大。

- (6) 落雨添！（下雨了！）
- (7) 我知係邊個添，大鑊。（我知道是誰呢，事情真嚴重。）
- (8) 打爛左添！（打破了！）

知域的“添”表達一種強調、誇張的語氣，目的是引起聽話者的注意。例(6)強調了現在下雨這一事實，可能導致原來出門的計劃取消。例(7)的語境是眾人在談論事件，其中一人知道事件中的真實人物身份，特意提出來，表示事情的嚴重性。例(8)強調的是有東西打破了的事實，有引起別人注意的作用。

知域的“添”和行域的“添”一樣，有一個前設。這個前設和說話者的預期相反，與預設有異。和行域“添”不同的是，知域“添”和前一分句形成對比命題。

- (9) 我嗰日一時唔記得俾利市你個細路添。（我那天一時不記得給紅包給你小孩了。）
- (10) 快？直情遲添啦。（還快？簡直很遲了。）

上述例子的“添”，情況跟自己預想的情況相反，表達一種驚訝的語氣。例(9)的意思是，我應該把紅包給你的小孩，可惜我忘記了。例(10)說的是事情的進展比預期中慢，與預設形成對比。

預設中的事件出現變化，往往對說話者產生影響。“添”表達了說話者對事情發生改變的評價，這種評價是負面的，日常使用中經常加上“弊啦”“糟糕”等詞。

- (11) 我唔記得帶錢添。（我忘記帶錢了。）
- (12) 弊啦，我唔記得帶學生證添。（糟糕，我忘記帶學生證了。）

例如(11)，我應該記得帶錢包出來付款的，但是沒有帶在身上，導致了不良的後果，沒有買到想買的東西。例(12)，我忘記帶齊證件，導致原來的計劃發生變化，而且漏帶證件的事件不是“我”希望發生的。

“添”的行域用法表示“增加”事件的數量和程度的加深。行域投射到知域的表達，是增加了一次“我知道”對比命題的母句。行域和知域的“添”的句子都帶有前設的命題，不同的是所帶的前設不同，前者是類同的命題，後者是對比的命題。行域到知域的投射是從事件或動作轉向了隱藏的言者主語。

2.4. “添”的跨域相交用法

上文解釋了“添”的行域和知域用法，然而“添”沒有言域用法。至於為什麼“添”沒有言域的用法，這是另外一個研究問題，本文不便展開。對語料的考察中，本人發現“添”有行域和知域相交的用法。即“添”表示一次添加的行為，同時表達強調、誇張的語氣，表達說話人的主觀認知。例如：

(13) 唔單止打風，仲落雨添。(不但刮風，還要下雨。)

(14) 佢今日唔止買左紮花，仲買左一個蛋糕添。(他今天不僅買了花，還買了一個蛋糕。)

例(13)的“落雨添”表示了下雨這一事實，下雨是刮風之外增加的，是行域的用法。說話者意圖說明天氣惡劣，有強調的語氣。例(14)同樣表示增加的購買行為，句末的“添”包含了情態用法，強調誇張施事者買東西買得多。

雖然“仲”承擔了部分增加的含義，“添”字省去時，句子意思不變(張慶文、劉慧娟 2008)。這裡的意思不變，是指句子陳述的事實。但是句子表達的意思除了事實之外，還包括說話人的情感和態度。“添”的出現有助於我們得出增加的意義，增加強調的語氣效果。如果沒有“添”，而強調的語氣就減弱了。句末的“添”表示了“仲”所缺乏的額外意義，就是兼負著表達語氣的功能。

“添”的語義不斷引申，造成詞義從行域到知域再到言域的解釋。三域的界限並不是界限分明的，概念域可以交叉。“添”的行域和知域就出現了交叉，既表示動作的增加，也表示對這種行為的認知。

3. “添”能否進入非根句小句的問題

梁仲森(2005)和鄧思穎(2015)都討論過不同“添”的排列層次問題，指出不同的“添”的句法位置。由於情態助詞的轄域更廣，層次更高。當“添”同時表達行

域和知域的用法時，“添”的句法位置從屬於情態助詞，因為表達情態的知域用法的層次較高，所以“添”位於句子較外緣的位置。

我們看到，“添”通常位於句末，只能出現在根句，而不能進入非根句的小句。事件助詞和時間助詞通常可以進入非根句的小句，然而，行域的“添”有別於一般的事件助詞，它無法緊跟在謂語之後。例如：

- (15) [寫多篇文章] 的學生好勤力。
- (16) *[寫多篇文章添] 的學生好勤力。
- (17) [嗰出我仲要睇兩次] 嘅戲真系唔錯。
- (18) *[嗰出我仲要睇兩次添] 嘅戲真系唔錯。
- (19) [再飲一碗湯] 會飽死我。
- (20) *[再飲一碗湯添] 會飽死我。

上述的例子都證明了作為事件助詞的“添”不能進入非根句的小句。“添”在使用過程中，由增加到表達語氣，演變為兼有行域和知域的用法，這是語用含義的規約化。而情態助詞只能在根句出現，當“添”作為情態助詞的知域用法出現時，“添”的句法位置就跟隨情態助詞的用法，只能在根句出現了，不能進入非根句的小句。

正如“喇”這個時間助詞，是“laa”和“啊”的結合。“laa”是時間助詞，“啊”是感情助詞。使用時，“喇”跟隨感情助詞“啊”的用法，位於句子的最外緣，層次最高，不能進入非根句的小句。例如：

- (21) *[做完功課喇] 的同學比較得閑。

正因為“添”兼有行域和知域的用法，一個“添”足以表達“增加+語氣”的意思，所以“添”不必也不能疊加使用。例如：

- (22) 天氣好凍，著左兩件冷衫，仲要著多件羽絨添！（天氣很冷，穿了兩件毛衣，還有穿羽絨服。）
- (23) * 天氣好凍，著左兩件冷衫，仲要著多件羽絨添添！

4. 結語

粵語助詞的用法繁複，意義之間多有聯繫，利用三域理論去分析“添”，使“添”的用法愈加清晰，並解釋了“添”在句法位置上的問題。“添”的用法只有行域和知域，由於情態用法的影響，“添”只能位於根句的句末而不能進入非根句的小句。

參考文獻

- 鄧思穎。2015。《粵語語法講義》。香港：商務印書館。
- 高華年。1980。《廣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
- 黎美鳳。2003。粵語“添”的一些語言特點。香港理工大學文學碩士論文。
- 李新魁、黃家教、施其生、麥耘、陳定方。1995。《廣州方言研究》。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
- 梁仲森。2005。《當代香港粵語語助詞的研究》。香港：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 劉丹青。2008。粵語“先”、“添”虛實兩用的跨域投射解釋。發表於第十三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沈家煊。2003。複句三域“行、知、言”。《中國語文》第3期，頁195-204。
- 肖治野、沈家煊。2009。“了2”的行、知、言三域。《中國語文》第6期，頁518-527。
- 曾子凡。1989。《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冊》（增訂本）。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詹伯慧。1958。粵方言中的虛詞“親、住、翻、埋、添”。《中國語文》三月號，頁119-122。
- 張洪年。1972。《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張洪年。2007。《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增訂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張慶文、劉慧娟。2008。略論粵語“仲……添”的性質。《漢語學報》第3期，頁33-42。
- Lee, Po-Lun, Hai-hua Pan. 2010. The landscape of additive particl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tim*. *Lingua* 120(7): 1777-1804.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Tim* in the Three Domains of Acting, Knowing and Uttering

Yingqi Che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of acting, knowing and uttering, the Cantonese word *tim* as 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has three usages: acting, knowing and mixed acting and uttering. The article discusses grammatical properties of *tim*, and explores why *tim* cannot enter non-root clause.

Keywords

sentence-final particle, 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of acting, knowing and uttering, syntax, Cantones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通訊地址：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學系

電郵地址：chenyingqi28@gmail.com

收稿日期：2016年2月3日

接受日期：2017年7月7日